

镜头，不怕困难，一练再练。拍摄时，野性的小狗对小客人的爱抚毫不领情，头猛一摆，便把小方超摔得好痛，但他勇敢地爬起来，一次又一次地走到小马驹跟前，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小马驹的鬃毛，小马驹不再撒野了。导演喊着：“高兴点，带点笑！”小方超完全忘了小马驹会再次摆头把他摔倒，自然地露出微笑，镜头顺利地拍下来了。

今年刚满七岁的小方超，三年多来，已参加拍摄了五部故事片和两部电视剧。他常举起指头对人说，我已有七个“妈妈”、六个“爸爸”了，每个“爸爸”、“妈妈”都喜欢我。可有一次，方超打量着当时才十九岁的青年演员丛珊（《牧马人》中饰演李秀芝），硬是不肯叫“妈妈”。导演问他为什么？小方超说：“她不象！”丛珊特别喜欢方超，拍摄期间教他唱歌、朗诵、做游戏，渐渐地“母子”感情加深了。有一天，方超突然朝着丛珊叫开“妈妈”了！这倒把当“妈妈”的吓了一跳，脸涨得通红。在镜头快拍完时，方超愣愣地看着丛珊说：“妈妈，你跟刚开始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方超答不上来，“是不是更象妈妈了？”方超使劲一点头，“嗯！”好几位导演都说，小方超能自己酝酿感情，善于进入角色，这对初上银幕的小演员来说，是很可贵的。

前不久，小方超获得了上影的“小百花奖”。今年秋季他就该上学了，可他还想拍电影，不想念书。叔叔、阿姨说，没有文化的演员是不会受欢迎的。他说，那以后我就好好学习、好好演戏吧！

方超的妈妈是位工人，爸爸是搞地质工作的技术员，都比较爱好文学。目前，小方超又在一部新片中担任角色，这次他的新“妈妈”是青年女演员龚雪。

前不久，我国学术界又传出一个喜讯——民俗学会正式成立！

「民俗」一词，早在我国《礼记》中就已出现。而「民俗」作为一门学科则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事，特别是英国学者汤姆斯创造的（FOLKLORE）一词被国际公认，使用后，民俗学在世界上就逐渐广泛地发展起来。我国民俗学运动的发端，则是「五四」运动前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学的征集歌谣活动。在以后的几

前，我国学术界又传出一个喜讯——民俗学会正式成立！

## 被冷落的民俗

### 学恢复生机

王文宝



## 『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出版

安琴

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程中原编选的《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全书收入作者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间的作品二十篇，分四辑：一辑小说，二辑剧作，三辑新诗、散文、杂感，四辑文学评论。

张闻天同志（一九〇〇—一九七六）是我党著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热情战士。他曾参加早期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发表了不少创作、评论及翻译作品，在当时颇有影响。一九二五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革命活动转到了党的工作方面，因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反而很少有人知道。

收入本书的作品，强烈地反映了作者对于旧中国、旧文化的批判、进攻态度，充满“五四”文化革命的特色。长篇小说《旅途》，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钧凯同中国少女蕴青及美国少女玛格莱的曲折恋爱经历，生动地刻划出不愿忍受封建压迫和资本主义丑恶现实，经过苦闷、徬徨，终于投入改造社会的战斗的“五四”青年形象。三幕话剧《青春的梦》，表现了青年的爱情和婚姻必须建立在共同理想基础上的思想。书信体小说《飘零的黄叶》，展现出一位革命青年曲折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内心世界，艺术地概括了作者及同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冲破黑暗走向革命的历程。长篇论述《王尔德介绍》，较全面地评述了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其他作品也写得笔调奔放，灵活多姿，饱含激情。

张闻天同志作品的首次结集出版，为新文学运动和党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正如茅盾同志生前抱病为本书新作的《序》中所说：“填补了未来的党史关于张闻天同志经历的一个空白”。

# 善于进入角色的小演员

黄 陆 衡



小演员方超 姚宗仪 摄

小方超开始银幕生活的第一天,《啊!摇篮》摄制组正在“延安保育院”拍摄小朋友们为伤病员演唱

《南泥湾》的镜头。孩子们都张开小嘴唱着,可排在队尾的小方超还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导演谢晋发现了,连忙喊:“方超,你怎么不唱!”小方超听到谢伯伯在喊他,一下愣住了。因为他来得晚,根本不会唱这支歌,周围的人们心想:“糟糕!”可当摄影机快摇到他跟前时,方超并没慌张,而是机灵地侧着头看看旁边的哥哥、姐姐,竟学着他们的样,随着音乐的节奏,摇头晃脑地“唱”起来了,天知道他唱了些什么!在场的叔叔、阿姨看到小方超表演得那么天真、自然,都赞扬他有非凡的适应力和表演才能。当时方超才三岁半啊!

在影片《泉水叮咚》中,小方超是清洁工人(牛犇饰)的儿子冰冰。妈妈要上班走了,被锁在屋子里的冰冰眼泪汪汪地从门缝里伸出小手,使劲地摇晃着,嚷着,舍不得妈妈走……。开拍前,方超在一旁低头不语,啊!这是在酝酿感情呢。当导演喊“开始!”方超眼含泪水,以带着稚气感人的颤抖声连连呼唤着:“妈妈,妈妈!”在旁边观看拍摄的人们,也情不自禁地流泪了。这一刹那只不过几秒钟,可他表演得那么逼真、动情,使人真兴奋。拍完戏,小方超俏皮地贴在保育老师的耳边悄声说:“我今天的戏演得最好!”

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是害怕马的,可小方超为了拍好故事片《牧马人》中四岁的清清玩小马驹的一组

十年中,我国民俗学运动在许多热心者的推动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全国解放后,这门学科本应得到更大的发展,但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除了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学有较大发展之外,民俗学不仅没有被当作一门学科来看待,甚至受到片面的批判,致使我国民俗学的研究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党的三中全会之后,被冷落了三十年民俗学又恢复了生机。一九七九年,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坤、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七教授发表了《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得到了有关方面热烈的响应和支持。许多民俗学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我国新民俗学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并逐渐形成了一支可观的队伍。现在,不少省、市、自治区、高等院校先后成立了民俗学组织。《浙江民俗》、江苏的《乡土》、吉林的《民俗》等专门性的民俗学刊物以及《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中外民间节日》等民俗学专著也相继问世。近年来,在宣传、组织、调查、搜集、研究、培训、翻译等方面,我国民俗学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民俗学是一门研究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文化的社会科学。其任务是用科学的实地调查的方法,搜集、记述人民群众在历史过程中长期传承的生活、习俗及文化活动的现象。例如过春节放鞭炮、吃饺子,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国庆节游园联欢等等,都是我国人民相传成习的民俗活动。民俗学工作者就要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认识和阐明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文化的特征及其规律。因此,开展民俗学研究对于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移风易俗,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将对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宗教学、语言学、文艺学等社会科学提供宝贵的资料,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民俗学会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民俗学组织。它的成立,是我国民俗学运动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